

守望相助是乡村最可贵的品质

——对话“爱故乡”活动发起人邱建生

邱建生在2012年底发起一场“发现故乡之美”的活动,没想到,这项活动竟然很快发展成为一项遍及全国的“爱故乡”运动。许多放不下乡愁的人,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故乡,他们拍下故乡最美的风景,爱护故乡的一屋一瓦和文化历史,还组成了多个爱乡会,共同思考乡村的建设。

如何重新发现故乡之美?近日,记者对话“爱故乡”活动的发起人、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、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总干事邱建生,探讨“爱故乡”背后的故事。

本报深度记者 陈玮 张红光

“找不到家乡的感觉是种共识”

齐鲁晚报: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乡村建设的?

邱建生:我记得是在1995年,刚开始接触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的研究著作,他对乡村改造的观念对我影响很大。大学毕业回到故乡,我发现与日新月异的城市相比,乡村并没有太大发展,甚至找不到原来乡村的面貌了,所以有了乡村建设的想法。

齐鲁晚报:故乡的哪些东西找不到了?

邱建生:比如原先村里唯一的小学变成了筷子加工厂。小时候村里还有二三十个人组成的文艺队,在村里的戏台上表演样板戏,还有8个人的乐队配乐,有的还是父子兵。现在别说文艺队了,连戏台都被拆了。

记忆最深的是家乡的一座拱桥,被称为“阴桥”,建在风水最好的地方,桥上是一个个小房子的样子,村民经常在这里祭祀,现在桥的位置变成了工厂。还有体育场、晒谷场都成了宅基地,乡村的公共空间正在一步一步被挤占。

齐鲁晚报:你周围的人也有同样的感受吗?

邱建生:有。尤其是下一代的人感受最深,他们经历的可能是乡村变化最大的时候。其实不光是我们的村子,所有的乡村都在面临着同样的情况,找不到家乡的感觉是一种共识。但实际

上,大家是很怀念这种感觉的,尤其是村里的一些老人。

齐鲁晚报:除了乡村空间被挤压,环境有没有改变?

邱建生:我的家乡是上杭县崇源村,以前小伙伴洗澡游泳的河流变得很浅。上游有个村子前几年建了一个电池厂,造成河流污染,小鸡小鸭在里面游一会儿就死了,那里的孩子大多数铅超标。后来在各方面的努力下,终于把那个工厂搬走了,但隐患还是存在的。

“乡村建设让很多人有共鸣”

齐鲁晚报:当时为什么想到发起这个“爱故乡”活动?

邱建生:这个活动最早开始时不叫“爱故乡”,而是叫“发现故乡之美”,是在2012年12月底启动的,初衷是为了让更多人记录故乡的美景、生活和人物,留住故乡记忆,从而唤起对故乡的爱。也许会吸引更多的人回到故乡,参与故乡的建设。

齐鲁晚报:“发现故乡之美”的效果怎样?

邱建生:这个活动历时一年,一共收到200多件作品,用文学、摄影、书画、视频、音乐等方式记录乡村美景和人物,引起的反响很大。说实话,这是原来都没想到的,可见乡村建设还是让很多人有共鸣的。

齐鲁晚报:有没有带来惊喜的作品?

邱建生:在这200件作品中,有个作品叫《王坪文化》,历时半年多,是由甘肃康县长坝镇王坪社走出去的几位在校大学生发



2月17日,王坪社的李坚林在表演羊皮鼓。 本报深度记者 郑雷 摄

起、全村20多个人共同完成,是一部展现王坪百科全书式的村志,总计4万多字。当时就打动了我,这么多人为乡村建设出力,让我们感到有那么多志同道合的人,而不是孤军奋战。

齐鲁晚报:活动的反响之大连你也没想到?

邱建生:是啊。通过参加这个活动,很多外出的人自发组织了爱乡会,形成联盟,共同为乡村建设出谋划策。

齐鲁晚报:作为“爱故乡”活动的发起人,你有什么计划?

邱建生:现在很多省份都有自己的爱乡会,我们想建立一个平台,比如爱故乡论坛,让他们在这里交流,彼此呼应,形成一个团体。我还准备发起爱故乡春晚、爱故乡年度人物评选在内的各项活动,丰富爱故乡的内涵,拓展爱故乡的社会影响。

“找到乡村文化就找到了根”

齐鲁晚报:要改变这种现状,只把乡村面貌重现就可以吗?

邱建生:不可以。乡村人的意识也发生了变化,举个例子说,现在邻里间串门,讲的都是谁家的孩子怎么赚钱,怎么多要

钱,这在以往都是被乡村摒弃的观念,现在可以堂而皇之地拿出来讨论。

原先乡村流传下来的互助文化,比如村子以前盖房子、农忙时节插秧或收割,都是街坊邻里帮忙一起干。现在,从“以工换工”变成了直接的现金交易。而红白喜事,人们干脆从市场上请“流动酒家”来帮忙操办,不再需要邻居亲戚来帮忙打理了,他们只需到时候揣着红包来吃个饭就好了。

齐鲁晚报: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?

邱建生:这跟经济发展的方

“村规”、“家规”失去了约束性。大量的农民来到城市,造成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,拿我的家乡来说,相比于十年前,村子已经走了

一半的人了。人口迁移越多,

乡村与城市的差距就越大,乡村文化就进一步没落。

齐鲁晚报:乡村建设最关键的东西是什么?

邱建生:乡村文化,因为乡

孩子们,也可以像电视上的城里人歌唱得好听,舞跳得好看。

有村民告诉张菊花,运动会和晚会办得真好,自己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。张菊花想把风靡全国的广场舞引进王坪社,可当她劝父母出去“扭扭”时,父母回答干脆:这么大年纪了,多丢人。

“村民缺乏自信,他们总是觉得自己的家乡处处不如别人。我们第一次在电脑上把拍摄的村子照片给村民看时,乡亲们一脸惊讶:原来自家房子在电视上这么好看。”瞿克忠认为,村民的自信对保护家乡至关重要。

越来越多的王坪村民外出到新疆、内蒙古、浙江等地打工,他们是城市人眼里的农民工,在异地生活艰辛,但王坪爱乡会的年轻人相信,通过自己的努力,至少可以让父辈们在家乡找到

一些快乐和自信。

曾有邻居问过瞿克忠的母亲:你儿子整天带着大学生们跑来跑去,能给村子带来什么好处?

但越来越多的王坪人看到了这帮年轻人的努力,对一些事情开始反思:外面什么树木价格高就挖什么树卖钱是不是太短视了?外出打工后小孩的教育怎么办?

78岁的瞿克忠曾经觉得,自己和老伴年纪大了,小调和山歌并不时髦,年轻人都不感兴趣,对于这些民俗的传承,他们并不抱有希望。年轻人的坚持,开始让他觉得,老祖宗的东西,也许能继续传下去。

1月27日,王坪的这帮年轻人领着村里的孩子们,进行了一次“王坪垃圾清理运动”。缺少垃

圾统一堆放处,村民们经常会乱扔乱倒。

捡垃圾从下午2点开始,队

伍分了几拨,队员们手里拿着火钳子和袋子,沿河沿路捡。

在捡垃圾的三个多小时里,大学生和高中生们不断向身边脸蛋儿冻得通红的弟弟妹妹们发问: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捡垃圾吗?

虽然资金和场地问题让人

发愁,但王坪爱乡会下一步的计

划是建立王坪图书馆、夜校和补习班,推动村里民主选举。他们要的是“真实可以触摸、宽广可

以依靠”的故乡。



王坪爱乡会成员在文化墙前合影。 本报深度记者 郑雷 摄

(上接B01版)

身在外地,夜晚躺在床上难以入眠时,他们最怀念的,除了家乡的酸菜、黄酒和面食,就是家乡的这股人情。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,让王坪的人情味道重新浓郁起来。

老祖宗的东西能继续传下去

王坪爱乡会成立前一个多月,济南大学、南昌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15名大学生和这帮年轻人都联络去王坪支教。两周时间里,这些大学生为王坪村和附近60多个中小学生辅导功课。

15名大学生住在村民尚未搬进去的新房里,盖的是王坪年轻

人备受鼓舞:原来自家村子里的村民将陆续搬进这些新房,再有外地大学生来支教,住在哪里将是最现实的问题。

1月22日,本地和外地大学生联合举办了村子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运动会、联欢晚会和象棋比赛。一家三口吹气球,三个村庄拔河争霸,从几岁孩子到七十多岁老人,都成为积极参与的选手。

两天之后的晚会从下午4点持续到晚上8点,年轻人们在简陋搭建的舞台上唱歌跳舞,用本地方言表演小品。登上舞台的,还有王坪社身着盛装的羊皮鼓传承人们,他们是“迎神”活动中重要的角色。台下聚集了五百多名观众,除了王坪村民,还有很多人专程从别处赶来。

村民的热情让王坪的年轻人备受鼓舞:原来自家村子里的

深入、更见精彩

电话:96706056

洪波工作室

邮箱:hongbogongzuoshi@163.com